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三國文卷二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二十三

王肅

肅字子雍，朗長子，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中，拜散騎常侍，靑龍末，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正始初，出爲廣平太守，徵拜議郎，尋爲侍中，遷太常，後爲光祿勳，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卒，謚景侯，有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又有聖證論十二卷，家語解二十一卷，政論十卷，集五卷。

格虎賦

羽騎雲布，蘭車星陳，文選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注

請爲大司馬曹眞臨弔表 太和四年

在禮大臣之喪，天子臨弔；諸侯之薨，又庭哭焉。同姓之臣，崇于異姓。自秦逮漢，多闕不修。曁光武頗遵其禮，于時羣臣莫不競勸。博士范升上疏稱揚，以為美可依舊禮，為位而哭之，敦睦宗族。通典八十

一

奉詔為瑞表

太和六年，上將幸許昌，過繁昌，詔問受禪碑生黃金白玉應瑞不。肅奏：以始改之元年，嘉瑞見于踐祚之壇，宜矣。御覽五百八十九

論祕書丞郎表

青龍中，議祕書丞郎與博士議郎同職，近日月，宜在三臺上。肅表曰：臣以為祕書職于三臺為近密，中書郎在尚書丞郎上，祕書丞郎宜次尚書郎下，不然，則宜次侍御史下。祕書丞郎俱四百石，遷宜比尚書郎，出亦宜為郡，此陛下崇儒術之盛旨也。昔時祕書掌國祕密，祕書丞郎儀宜比尚書郎、侍御史，今尚書郎、侍御史皆乘

犢車奏事用尺一，而祕書丞郎獨乘鹿車，猶用尺奏，不得朝服。又恐非陛下轉臺郎以爲祕書丞郎之本意也。通典二十六、初學記十二兩引，又御覽二百三十三兩引

祕書不應屬少府表

青龍之末，主者啟選祕書監，詔祕書騶吏已上三百餘人，非但學問義理，當用有威嚴能檢下者。詔蕭以常侍領焉。蕭表曰：魏之祕書，即漢之東觀，郡國稱敢言之上東觀。且自大魏分祕書而爲中書，以來傳緒相繼，于今三監，未有隸名于少府者也。今欲使臣編名于騶隸，言事于外府，不亦累朝章而辱國典乎？太和之中，蘭臺祕書爭議，三府奏議，祕書司先王之載籍，掌制書之典謨，與中書相亞，宜與中書爲官聯。御覽二百三十三

表

夫城之有郭，猶裏之有表，骨之有皮。表裏各異，則保障不完；皮骨

分離則一體不具 初學記二十四御覽一百九十三

賀瑞應表

伏承祖廟文昭廟魚生于鼎臣聞易中孚象曰信及豚魚言中和誠信之德下及豚魚則無所不及 藝文類聚九十九

諫征蜀疏 太和四年

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于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眞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于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日後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 魏志王肅傳

陳政本疏

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幷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㠯言、明試㠯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㠯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㠯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書也、㠯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㠯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㠯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魏志王肅傳

曰上脫號字

請山陽公稱皇配謚疏

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于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爲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魏志王肅傳)

上疏請恤役平刑

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于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于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

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㠯安聖體其內足㠯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㠯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㠯此興功何功不立㠯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于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㠯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㠯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㠯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㠯為自今㠯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㠯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

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于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絶而不續者也、是㠯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㠯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㠯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㠯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㠯惑謬乎、斯重于爲已而輕于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魏志王朗傳

禘祭議

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㠯今年四月禘告、

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案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于莊公是時縗絰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通典四十九

又奏

趙怡等以爲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禘祫王肅又奏如鄭玄言各于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以粢盛百物豐衍備具爲殷之者夫孝子盡心于事親致敬于四時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無緣儉于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也夫謂殷者因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設以爲毀廟之主皆祭謂殷者夫毀廟祭于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尚書難臣以曾子問唯祫于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爲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

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盛禮也禘祫大祭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于禮記則以祫爲大于論語則以禘爲盛進退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下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于太祖祫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玄以爲禘者各于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礿以禘唯爲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爲夏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于武宮又曰烝嘗禘于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于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通典四十九

議祀圜丘方澤宜宮縣樂八佾舞

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官單文爲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知弘也漢武帝東巡封禪還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謂盡用宮縣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

蓋謂其器之不文爾，不謂庶物當復減之也。禮天子宮縣舞八佾，今祀圜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宮縣之樂、八佾之舞。宋書樂志一，通典一百四十七

又議

說者以爲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大武，似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傳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會之日，具作六代之樂矣。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燕會，比之爲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以燕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官以六律六呂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而作之，至于六舞獨分擘而用之，所以感人心也。又周官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東夷之樂也。又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吹

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大享，及燕日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之于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也，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高皇大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宋書樂志一 通典一百四十七

郊廟樂舞議

周官以六律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兆庶，以安賓客，以悅遠人，是謂六同，一時皆作，今六代舞，獨分用之不厭人心，隋書音樂志上 任昉牒王肅議

告瑞祀天宜以地配議

禮有事于王父，則以王母配，不降于四時常祀，而不配也，且夫五精之帝，非匹于地，今奉嘉瑞以告，而地獨闕，于義未通，以地配天，于義正宜，通典五十五

祀社議

太尉等祭祀但稱名不稱臣。每有事須告。皆遣祝史。通典四十五

祀五郊六宗及厲殃議

厲殃漢之淫祠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祖。無事于厲殃。厲殃同人非禮器。雄黃等非禮飾。漢文除祕祝。所以稱仁明也。通典五十五

已遷主諱議

高皇諱。明皇帝既祔。儒者遷高皇主。尚書來訪宜復諱。不及引殷家乃或同名。荅曰。殷家以甲乙為字。既二名不偏諱。且殷質故也。禮所謂捨故而諱新。諸侯則五代不諱。天子之制。恐不得與諸侯同五代則不諱也。春秋魯諱具敖二山。五代之後。可不復為諱。然已易其名。則故名不復諱也。猶漢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至今遂以省中為稱。非能為元后諱。徒以名遂行故也。春秋時。晉范

獻子適魯、名其二山、自以爲不學、當獻子時、魯不復爲二名諱、而獻子自以爲犯其諱、直所謂不學者也、禮曰、詩書臨文廟中皆不諱、此乃謂不諱見在之廟、不謂已毀者也、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成王時頌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名胡、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其孫幽王時詩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此則詩書不諱明驗也、案漢氏不名諱、常曰臣妾不得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蓋取諸此也、然則周禮其不諱時、則非唯詩書臨文廟中、其餘皆不諱矣、今可太祖以上去墠乃不諱、諱三祖以下、盡親如禮、唯詩書臨文廟中不諱、自此以後、雖百代如漢氏故事、臣妾唯不得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所謂魏國于漢、禮有損益、質文隨時、亦合尊之大義也、通典一百四

諸王國相宜爲國王服斬縗議

尚書左丞王彪之議、除陳相未到國而王薨、議者或以爲宜齊縗、或以

爲宜無服。王肅云：王國相本王之丞相，案漢景帝時貶爲相，成帝時使理人，王則國家所以封王，相則國家使爲王臣，但王不與理人之事耳。而云相專爲理人，不純臣于王，非其義也。今與至許昌而聞王薨，姓名未通，恩紀未交，君臣未禮，不責人之所不能，于義未正服君臣之服。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若夫未策名，未委質，不可以純君臣之義也。禮，婦人入門未三月廟見，死猶歸葬于其黨，不得以六禮既備，又以入室，遂成其婦禮也。則臣之未委質者，亦不得備其臣禮也。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縗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各以其服，如服斬縗，斬縗而弔之，既葬而除之也。今與爲王相，未入國而王薨，義與女未入門夫死同，則與宜服斬縗，既葬而除之，此禮之明文也。禮曰：與諸侯爲親者服斬，雖有親，爲臣則服斬縗也。臣爲其君服之，或曰宜齊縗，不亦遠于禮乎。通典八十八

王侯在喪襲爵議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案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玄冕朱裏玄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玄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爲王則玄冠縗絰服素以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改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王肅議尊者臨卑不制縗麻故爲之素服今康處三年喪在縗絰之中若因喪以命之則無復素服若以尊崇王命則吉服以拜授案尚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受之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服故臣以爲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禮處三年之喪而皆除父兄之喪服除服卒事然後反喪服則受天子命者亦宜

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卽位而哭卽合于禮又合人情詔從之通典七十二

弔陳羣母議

臣有父母之喪訃君弔之弔諸臣之母當從夫爵通典八十三

臘議

季冬大儺旁磔雞出土牛㠯送寒氣卽今之臘除逐疫磔雞葦絞桃梗之屬御覽三十三

荅尚書難

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㠯曾子問唯祫于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荅曰㠯爲祫禘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通典四十九

荅劉氏弟子問

司徒廣陵陳矯字季弼本劉氏養于陳氏及其薨劉氏弟子疑所

服，以問王肅，答曰，昔陳司徒喪母，諸儒陳其子無服，甚失禮矣，爲外祖父母小功，此以異姓而有服者，豈不以母之所生，反重于父之所生，不亦左乎，爲人後者，其婦爲舅姑大功，婦他人也，猶爲夫故父母降一等，祖至親也，而可以無服乎，推婦降一等，則子孫宜依本親而降一等，通典六十九

荅尚書訪

景初中，明帝崩于建始殿，殯于九龍殿，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諡告四祖，祝文于高皇稱玄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荀爽鄭玄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又訪綦漢旣葬容衣還，儒者以爲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褻服可隨所存，至于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爲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今服也，天子不爲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

上也。案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㠯正服，不㠯褻衣也。尚書又訪容衣還，羣臣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王肅曰：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吏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知，時蔡邕㠯為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況今無填衛之禁，而合于如事存之意，可見于門內拜訖入帳，臨乃除服。通典七十九

答武竺訪

尚書郎武竺，有同母異父昆弟之喪，㠯訪王肅。肅據子思書曰：言氏之子，達于禮乎？禮，父同居服周，則子宜大功也。通典九十一

廣平太守下教問張臻家 正始元年

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㠯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

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魏志管寧傳

與廣陵太守書

昔瓠巴鼓瑟、六馬仰秣、晉紗一百九

孔子家語解序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攷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于人、乃慨然而歎曰、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己傳斯文

于天下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已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于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盛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毛晉重刻北宋本家語）

宗廟頌

明德惟馨昊天子之眷祐我魏溥言起之起之伊何黎元時雍子之伊何厤數在躬於乎盛哉神明是逝（初學記十三）

湛湛甘露、濟濟醴泉、或涌于地、或降于天、天地交泰、品類蕃廡、祥瑞嘉應、其集如雨、屢獲豐年、穀我士女、祖考旣饗、於惟樂胥、初學記十三

賀正儀

元正首祚、旋機改度、伏稱萬壽、初學記四

納徵辭

玄纁束帛、儷皮鴈羊、晉書禮志下

家誡

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過則爲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之、微仲辭君、而況于人乎、爲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爲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于

此作所宜深慎藝文類聚二十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二十三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二十四

賈詡

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靈帝末察孝廉為郎，已病去。少帝時，已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獻帝初為左馮翊，拜尚書。以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宣義將軍，尋棄官依段煨，復依張繡。後與繡俱歸曹公，表為執金吾，封都亭侯，參司空軍事，徙太中大夫。文帝嗣王位，進太尉，封魏壽鄉侯。卒年七十七，謚曰肅侯。

奏請治王立周忠罪

立司候不明，疑誤上下，太尉周忠職所典掌，請皆治罪。袁宏後漢獻帝紀初平四年，尚書賈詡奏云云。又見續漢五行志六注引同。

國洲

淵字子尼。樂安蓋人。師事鄭康成。後避亂遼東。還。曹公辟爲司空掾屬。典屯田事。尋爲長史。遷魏郡太守。拜太僕。

敍魏郡功曹

此郡旣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魏志國淵傳

邴原

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避黃巾亂。至遼東。曹公辟爲司空掾。徙署丞相徵事。後爲五官將長史。

駮鄭玄皇后敬父母議

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今子子出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裂繻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于紀者。至尊以無外辭無所敵成言曰王后紀

季姜歸于京師，尊已成，稱季姜從禮，子尊不加于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于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漢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譏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擁篲卻行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盛爲公私易飭，公庭則爲臣，在家則爲父，是違禮而無常也，言子事父無貴賤，又云子不爵父，通典六十七

管寍

寍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避亂遼東三十七年，文帝時還，就徵，以爲太中大夫，固辭，明帝及齊王屢徵不出，正始二年卒，年八十四，有集三卷，

辭疾上書

臣聞傅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啟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于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

體蟬蛻內省頑病日薄西山雖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魏志管寧傳注引傳子

辭徵命上疏太和四年二月

草莽臣寧上疏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荅陛下恩養之福況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為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泰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

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棨悅駑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眚。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閶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于衢路。魏志管寧傳

辭辟別駕文

州民管誕，燕雀之賤，棲胡桐之華。夫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顯化之鷹揚，宜得英儒，非誕疑當作州民闇昧所可私者。書鈔七十三引兩條，又通典三十二引管寧集　案魏志本傳不言辟別駕，當是在遼東時事耳

荅桓範書

乾道輔誠，誕膺嘉祚，膺受多福，為國藩維，雖分陝之任，未足比盛，遠近隆望，何慶如之。昔值險阻，越竄海濱，于斎歷載，風綱不紀，暨蒙國恩，還踐舊土，簿佐多難，恆嬰篤疾，愧使區區，展之無階，泛愛遇隆，遠辱綸毘，降尊誘卑，訓諭過泰，見得思義，抱曰踧踖，不勝來

顧裁因荅辱、蓺文類聚三十七

桓階

階字伯緒、孫夫人碑作伯序 長沙臨湘人、爲郡功曹、太守孫堅舉孝廉、除尚書郎、㠯父喪去、劉表辟爲從事祭酒、曹公平荊州、辟爲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遷尚書、文帝卽王位、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及受禪、徙封安樂鄉侯、拜太常、卒、謚曰貞侯、

奏請追崇始祖

臣聞尊祖敬宗、古之大義、故六代之君、未嘗不追崇始祖、顯彰所出、先王應期撥亂、啟魏大業、然禰廟未有異號、非崇孝敬示無窮之義也、太尉公侯、宜有尊號、所㠯表功崇德、發事顯名者也、故易言、乾坤皆曰大德、言大人與天地合、臣等㠯爲太尉公侯、誕育聖哲、㠯濟羣品、可謂資始、其德之號、莫過于大王、通典七十二

奏請具受禪禮儀

漢氏㠯天子位禪之陛下陛下㠯聖明之德歷數之序承漢之禪允當天心夫天命弗可得辭兆民之望弗可得違臣請會列侯諸將羣臣陪隸發璽書順天命具禮儀列奏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奏議受禪禮儀

昔堯舜禪于文祖至漢氏㠯師征受命畏天之威不敢怠遑便即位行在所之地今當受禪代之命宜會百寮羣司六軍之士皆在行位使咸覩天命營中促狹可于平敞之處設壇場奉答休命臣輒與侍中常侍會議禮儀太史官擇吉日訖復奏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奏請受禪藝文類聚題作勸進表

今漢使音奉璽書到臣等㠯爲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瀆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大麓桑蔭未移而已陟帝位皆所㠯祗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㠯守節

爲貴必道信于神靈符合于天地而已易曰其受命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今陛下應期運之數爲皇天所子而復稽滯于辭讓低徊于大號非所以則天地之道副萬國之望臣等敢以死請輒勑有司修治壇場擇吉日受禪命發璽綬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于是尚書令桓階等奏又略見藝文類聚十三

又奏

今漢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後固辭臣等伏以爲上帝之臨聖德期運之隆大魏斯豈數載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本玄王之至述姬周上錄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旣固厥德不回漢氏衰廢行次已絕三辰垂其徵史官著其驗耆老記先古之占百姓協歌謠之聲陛下應天受禪當速卽壇場柴燎上帝誠不宜久停神器拒億兆之願臣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請詔王公羣卿具

條禮儀別奏、魏志注

奏改服色犧牲 同上

據三正周復之義、國家承漢氏人正之後、當受之以地正、犧牲宜用白、今從漢十三月正、則犧牲不得獨改、今新建皇統、宜稽古典、先代以從天命而告朔犧牲一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義也、宋書禮志一

鍾繇

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獻帝初舉孝廉、歷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三府、爲廷尉正、黃門侍郎、及遷許、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封東武亭侯、尋以侍中守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魏國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卽王位、復爲大理、及受禪、改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明帝卽位、進封定陵侯、遷太傅、太和四年卒、謚曰成侯、

賀捷表

臣繇言、戎路兼行、履險冒寒、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企仰懸情、無有寍舍、即日長史逯充宣大令、命知征南將軍運田單之奇、厲憤怒之衆、與徐晃同勢、并力撲討、表裏俱進、應期剋捷、馘滅凶逆、賊帥關羽、已被矢刃、傳方反覆、胡修背恩、天道禍淫、不終厥命、奉聞嘉憙、喜不自勝、望路載笑、踊躍逸豫、臣不勝欣慶、謹拜表因便宜上聞、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建安廿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粹帖

請許吳主委質表

尚書宣示孫權所求、詔令所報、所以博示逮于卿佐、必冀良方出于阿是、芻蕘之言、可擇廊廟、況繇始以疏賤、得爲前恩、橫所盱睨、公私見異、愛同骨肉、殊遇厚寵、以至今日、再世榮名、同國休慼、敢不自量、竊致愚慮、仍日達晨、坐以待旦、退思鄙淺、聖意所棄、則又

割意不敢獻問深念天下今為已平權之委質外震神武度其拳拳無有二計高尚自疏況未見信今推款誠欲求見信實懷不自信之心亦宜待之㠯信而當護其未自信也其所求者不可不許許之而反不必可與求之而不許勢必自絕許而不與其曲在已里語曰何㠯罰與之奪何㠯怒許不與思省所示報權疏曲折得宜宜神聖之慮非今臣下所能有增益昔與文若奉事先帝事有數者有似於此粗表二事㠯為今者事勢尚當有所依違願君思省若㠯在所慮可不須復貞節度唯君恐不可采故不自拜表消化

閣帖二

力命表

臣繇言臣力命之用㠯無所立帷幄之謀而又愚耄聖恩低佪待㠯殊禮天下始定帥士欣戴唯有江東當少留思既與上公同見訪問昨誠見復蒙逮及雖緣詔令陳其愚心而臣所懷造膝之事

昔先帝嘗以事及臣遣侍中王粲杜襲就問臣臣所懷未盡冀益絲髮乞使侍中與臣議之臣不勝愚款惓惓之情謹表以聞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司徒東武亭侯臣鍾繇表寶晉齋帖

薦關內侯季直表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師破賊關東時年荒穀貴郡縣殘毁三軍餽饟朝不及夕先帝神略奇計委任得人深山窮谷民所米豆道路不絶遂使强敵喪膽我衆作氣旬月之閒廓清蟻聚當時實用故山陽太守關內侯季直之策尅期成事不差豪髮先帝賞以封爵授以劇郡今直罷任旅食許下素為廉吏衣食不充臣愚欲望聖德錄其舊勳矜其老困復彼一州俾圖報效直力氣尚壯必能夙夜保養人民臣受國家異恩不敢雷同見事不言干犯宸嚴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黃初二年八月日司徒東武亭侯臣鍾繇表寶晉齋帖

請復肉刑代死刑疏

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使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于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于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魏志鍾繇傳又見藝文類聚五十四

上書自劾

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案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繇刑威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案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廷隳忝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誑迫吏民拒

幾逮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當所宜為、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為不敬、又不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為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久嬰篤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跣、伏須罪誅、魏志鍾繇傳注引魏略

處士君號謚議

案禮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乃唐堯之所以敦敘于九族也、其禮上殺于五、非不孝敬于祖也、下殺于五、非不慈愛于其孫也、旁殺于五、非不篤友于昆弟也、故為族屬以禮殺之、處士君其數在六、于屬已盡、其廟當毀、其主當遷、今若追崇帝王之號、天下素不聞其受命之符、則是武皇帝櫛

風沐雨勤勞天下、爲非功也、推㠯人情、普天率土不襲此議處士君明神不安此禮、今諸博士㠯禮斷之、其義可從、通典七十二

謝曹公書

屬賜甘醪及櫻桃、御覽八百五十八引魏武帝集

報太子書

昔忝近任、并得賜玦、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㠯爲執事有珍此者、是㠯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紆意、實㠯悅懌、在昔和氏、殷勤忠篤、而繇待命、是懷愧恥、魏志鍾繇傳注引魏略

又報書

臣出宮、屬賜甘醪及櫻桃、惠厚意綢繆、非言所申、御覽九百六十九

答太子書

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嫵媚、魏志鍾繇傳注引魏略

與人書

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當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魏志朱建平傳

詰毛玠對狀

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眞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于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謀急恆寒若舒恆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為旱玠之吐言以為寬邪以為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為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

黥面爲相値不衞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㠯應天玠譏謗之言流于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㠯語誰見荅云何㠯何日月于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㠯狀對魏志毛玠傳

雜帖

繇白昨疏還示知憂虞復深遂積疾苦何乃爾耶蓋張樂于洞庭之野鳥値而高翔魚聞而深潛豈絲聲之響雲英之奏非耶此所愛有殊所樂乃異君能審己而恕物則常無所結滯矣鍾繇白淳化閣帖二

白騎遂內書不俟車駕計吳人權道倚懷急切當㠯時月待取伏罪之言蓋不㠯疑相府小緣心存若八九同上

弟常患痢頓遇寒進口物多少新婦動止仰人同上

十二日繇白。雪寒想勝常，得張侯書，賢從帷帳之悼，甚哀傷不可言，疾患自宜量力，不復具。繇白。同上

墓田丙舍，欲使一孫于城西，一孫于都尉，存此繇家之嫡正之良者也。兄弟共哀異之，哀懷傷切，都尉文從自取禍，痛賢兄慈篤，情無有已，一門同恤，助吕悽愴，如何如何。案淳化誤收長風帖，今編入王羲之集四

隸書勢

鳥勢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初學記二十一引鍾氏隸書勢三條

鍾毓

毓字稚叔，繇長子。年十四，為散騎侍郎。太和初，遷黃門侍郎。正始中，為散騎常侍。吕忤曹爽，出為魏郡太守。爽誅，徵拜御史中丞，歷侍中廷尉。正元中，為尚書，尋拜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

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遷都督荊州、景元四年卒、贈車騎將軍、諡曰惠侯、有集五卷、

果然賦

果然似猴、象猿、黑頰青身、肉非嘉殽、唯皮爲珍、藝文類聚九十五　御覽七百十

諫西征疏

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鎭守中土、以爲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于關中之費、所損非一、且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軔之時也、魏志鍾繇傳

奏誅李豐等

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魏志夏侯玄傳

與曹爽書止增兵伐蜀

竊以爲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

服有出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于江關、騁韓信于井陘也、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詳之。魏志鍾繇傳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二十四終

烏程嚴

魏二十五

鍾會

會字士季，繇少子，正始中，爲祕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高貴鄉公卽位，賜爵關內矦，拜衛將軍，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矦，以從平毋丘儉功，遷太僕，辭不受，以討諸葛誕功，遷司隸校尉，景元中，爲鎭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以定蜀功，進司徒，封縣矦，尋謀據蜀，爲亂兵所殺，有老子注二卷，芻蕘論五卷，集十卷。

遺榮賦

散髮抽簪，永縱一壑。文選沈約樂遊苑餞呂僧珍詩注，又張協詠史詩注作永絕一丘，又張華荅何劭詩注

懷士賦

記遠念于輿波。文選江淹雜體詩注

菊花賦

何秋菊之可奇兮獨華茂乎凝霜挺葳蕤于蒼春兮表壯觀乎金商延蔓蓊鬱緣坂被岡縹幹綠葉青柯紅芒華實離離暉藻煌煌口口規圓芳穎四張微風扇動照曜垂光于是季秋九月日數將并順陽應節爰鍾福靈置酒華堂高會娛情百卉彫瘁芳菊始榮紛葩曄曄或黃或青乃有毛嬙西施荊姬秦嬴妍姿妖豔一顧傾城擢纖纖之素手宣皓腕而露形仰撫雲髻俯弄芳榮（藝文類聚八十一書鈔一百五十五初學記二十七御覽九百九十六）

掇㠯纖手承㠯輕巾揉㠯玉英納㠯朱脣服之者長生食之者通神（初學記二十七）

故夫菊有五美焉圓花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流中輕體神仙食也（藝文類聚八十一御覽九百九十六）

蒲萄賦并序

余植蒲萄于堂前嘉而賦之命荀勖并作御覽九百七十二

美乾道之廣覆兮佳陽澤之至渥覽遐方之殊偉兮無斯果之獨珍託靈根于玄圃植昆山之高根綠葉蓊鬱曖若重陰翳羲和秀房陸離混若紫英乘素波俯承甘液之靈露下歆豐潤于醴泉總衆和之淑美體至氣于自然珍味允備與物無儔清濁外暘甘旨内遒滋澤沓潤入口散流藝文類聚八十七

孔雀賦

有炎方之偉鳥感靈和而來儀禀麗精以挺質生丹穴之南垂戴翠旄以表弁垂綠蕤之森纚裁修尾之翘翘若順風而揚麾五色點注華羽參差鱗交綺錯文藻陸離丹口金輔玄目素規或舒翼軒峙奮迅洪姿或蹀足踟躕鳴嘯郁咿藝文類聚九十一

蜀平上言

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經從劍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彭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闓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塡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敕咸闓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竝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譓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不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

其風示之軌儀已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后來其蘇義無已過 魏志倉慈傳

與吳主書

執笏之心載在名策 文選袁宏三國名臣贊注

與蔣琬書

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 蜀志蔣琬傳

與姜維書

公侯已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當同大化吳札鄭喬能喻斯好 蜀志姜維傳

移蜀將吏士民檄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于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

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畜力

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壯見禽于秦、蜀相壯文選作蜀侯　案史記索隱言蜀王開明、今此作相壯者、戰國策使陳莊相蜀、壯與莊形近、疑陳莊相蜀、遂據蜀、後見禽于秦也、史記及華陽國志皆不言、未知其審　公孫述授首于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于無形、智者窺禍于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于漢、豈晏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踧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

之禍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遂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魏志鍾會傳文見文選

太極東堂夏少康漢高祖論

甘露元年二月丙辰帝宴羣臣于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殄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儁芟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攷其功德誰宜為先顗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于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已為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

命賢聖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于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御覽作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杖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顗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傳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于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

儀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于民澆殪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于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勳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于漢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勳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于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于是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

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于千載之上、宜敘以成篇、永垂于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于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于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魏志高貴鄉公紀注引魏氏春秋、又見藝文類聚十二、御覽八十二四百四十五

論程盛

丹霄之鳳、青冥之龍、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引鍾會集

母夫人張氏傳

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文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妒、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荅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鑒誡、假如公信我、眾誰能明其

事彼㠯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
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㠯得男之藥反謂毒之
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于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
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
㠯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
氏夫人性矜嚴明于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
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
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
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㠯漸訓
汝今可㠯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眾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
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
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㠯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
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㠯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

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敍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沈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為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放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為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為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為乘偽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為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

亦其交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小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賵賻，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于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于古制，禮也。魏志鍾會傳注。此篇張湛談分爲二。又略見御覽二百二十，又六百三十。

四本論 世說文學篇注云：論才性同異合離，傅嘏論同，李豐論異，鍾會論合，王廣論離。

芻蕘論

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非獨謂府庫盈、倉廩實也。且府庫盈、倉廩

實非上天所降，皆取（御覽作資）之于民，民困則國虛矣。（初學記二十四 御覽一百九十一）

吳之蹠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鳥獸。（文選魏都賦注）

螢光熠燿于日月。（白孔六帖九十五）

賢者之處世，猶金玉之生于沙礫，豫章之產乎幽谷，下不之進于上，則無由而至矣。（御覽四百二）

凡人之結交，誠宜盛不忘衰，達不棄窮，不疑惑于讒搆，不信受于流言，經長歷遠，久而逾固。而人多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疏，斯何故也。皆由交情不發于神氣，道數乖而不同，權以一時之術，取倉卒之利，有貪其財而交，有慕其勢而交，有愛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薄由生。（御覽四百六）

夫莠生似禾，鍮石像金。（御覽八百十三）

焚林成烟，其似如雲。（御覽八百七十一）

孫邕

邕濟南人。光和中。從方士王和平至京師。後爲侍郎。黃初中。爲渤海太守。見孫夫人碑又鮑勛傳黃初六年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又嘗爲陳留太守見後初初。代盧毓爲侍中。正始中。復代盧毓爲吏部尚書。尋加光祿大夫。領太史令。封關內侯。

上言合朔有違錯

光祿大夫領太史令邕言。典厤者。案厤術推交會之期。候者伺遲疾之度。當朔事無有違錯耳。通典七十八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太史奏三月一日寅時合朔去交二度恐榴附近主者奏宣救有司爲救日蝕備既時過而不蝕大將軍司馬昭推史官不驗之實空設合朔之期君疑上下光祿大夫領太史令邕言云云重問典厤周晃等對踰小洞議乃止

王淩

淩字彥雲。太原祁人。司徒允兄子。獻帝時。舉孝廉。爲發干長。遷中山太守。曹公辟爲丞相掾。文帝受禪。拜散騎常侍。出爲兗州

刺史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將軍歷青揚豫三州刺史正始中爲征東將軍進封南鄉侯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代高柔爲司空又代蔣濟爲太尉假節嘉平三年謀廢立司馬懿討之送還京師至項飲藥死

與太傅司馬宣王書

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于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爲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無物以譬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旦發于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況累紙誨示聞命驚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忝朝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闕廢中心犯義罪在二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橫蒙視息復覩日月亡甥令狐愚攜惑羣小之言僕卽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陰卒至發露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

毋活我者子也魏志王淩傳注引魏略

身陷刑罪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頃至當如詔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上同

王廣

廣字公淵淩子爲屯騎校尉見世說文學篇注 淩誅并死案世說賢媛篇注引魏氏春秋及魏志甚詳別有王廣晉初爲幷州刺史見晉書載紀劉宣傳非即此

子貢畫贊

口口端木英辯才清吐口敷華發音揚聲御覽四百六十四

董昭

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舉孝廉除廮陶長柏人令袁紹引爲參軍事進魏郡太守尋入朝拜議郎建安中除符節令遷河南尹又爲冀州牧徙徐州牧又徙魏郡太守拜諫議大夫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文帝卽王位拜將作大匠及受禪遷大鴻

臚進封右鄉侯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徙光祿大夫給事中拜太僕明帝即位進爵樂平侯轉衛尉拜司徒卒年八十一謚曰定侯

上明帝表

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已爲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旣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吏士所知魏志張魯傳注引魏名臣奏

諫屯渚中作浮橋疏

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慼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 魏志董昭傳

陳末流之弊疏 太和六年

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眞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威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遊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

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魏志董昭傳

作曹公書與楊奉

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魏志董昭傳

與袁春卿書

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為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還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為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魏志董昭傳袁紹同族春卿為魏郡太守在郡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

人迎之昭書與荀卿

議丞相進爵九錫與荀彧書

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成王之幼。功勳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于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冑。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為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泰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魏志董昭傳注引獻帝春秋

僞作袁紹檄告郡

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魏志董昭傳

趙儼

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建安初、爲朗陵長、入爲司空掾屬主簿、歷章陵太守、都督護軍、扶風太守、關中護軍、遷平寇將軍、文帝時、歷侍中、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賜爵關內侯、尋封宜土亭侯、遷尚書、明帝時、進封都鄉侯、出監荊豫諸軍、轉大司馬軍師、拜大司農、齊王時、假節都督雍涼、徵爲驃騎將軍、遷司空、正始四年卒、謚曰穆侯、

薦胡昭

天眞高絜、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厲風俗、

魏志管寧傳、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弘農太守何楨等遞薦昭、

與荀彧書

今陽安郡當送綿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藏之于民、以爲國家宜垂慰撫、所斂

縣絹，皆俾還之。魏志趙儼傳

全三國文卷二十五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二十六

邯鄲淳

淳字子叔一名竺潁川人初平中客荆州後歸曹公黃初初爲博士給事中有集二卷

投壺賦

古者諸侯朝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以正班爵講禮獻功于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貌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机設而弗倚酒澄而弗舉肅肅濟濟其惟敬焉敬不可久禮成于飫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植茲華壺鳧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修脛飾以金銀文以雕鏤案當有四字一句象物必具距筵七尺傑焉植駐矢維二四或柘或棘豐本纖末調勁且直執筴奉中司射是職曾孫侯氏與之乎皆得

然後儭夫投者之閑習，察妙巧之所極，駱驛聯翩，（案當有四字一句）爰爰兔發，翻翻隼集，不盈不縮，應壺順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效，既入躍出，荏苒偃仰，（案此句有訛字）儷俛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議于此，命中于彼，動之如志，靡有違盤，營諸爲政，羣職罔弛也。左右畢投，效奇數鈞，列置功筭，稱善告賢，三載若績，幽明始分也。比投不釋，增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翟，亦猶是類也。若乃撮矢作驕，累掇聯取，一往納二，巧無與翻，斯乃絕倫之才，尤異之手也。柯列范布，匪罕匪稠，雖就置，猶弗然，翃迴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儔。謝心術于混冥，適容體于便安，紛縱奇于施舍，顯必中已微，觀悅舉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瓌瑋百變，悉可窮讚。（藝文類聚七十四）

上受命述表

臣聞雅頌作于盛德，典謨興于茂功，德盛功茂，傳序弗忘，是故竹

由吕載之金石吕聲之垂諸來世爲藏彌光陛下吕聖德應期龍飛在位其有天下也恭已吕受天子之籍無爲而四海順風若乃天地緻應休徵祥瑞吕表聖德者不可勝載鑠乎焕顯眞神明之所吕祚命世之令主也凡自能言之類莫不謳歎于野執筆之徒咸竭文思獻詩上頌臣抱疾伏蓐作書一篇欲謂之頌則不能雍容盛懿列伸玄妙欲謂之賦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揚緝熙故思竭愚稱受命述 藝文類聚十

受命述

伊上天闡載自民主肇建歷聽風聲陶唐爲盛虞夏受終殷周革命有禪而帝有代而王禪代雖殊大小錄同于是吕漢歷在魏赤運歸黄也是故火魏之業皇耀震霆肅清宇内萬邦有截師義翼漢奉禮不越傴躬戮力茂亮弘烈樹棌根吕厚其基播醇澤吕釀味含光而弗耀戢翼而弗發將俟聖嗣是遂是達聖嗣承統爰宣重

勤當作勒

光陳錫裕下民怳無疆三神宜燎四靈順方元龜介玉應龍粹黃若云魏德揀茲㠯昌爾乃鳴玉陟壇三揖㠯俟旣受休命龍旋鳳峙煌煌厥暉穆穆容止臨下有赫允也天子旣踐帝位納璽要紱太常司燎升炮告類珪璋峩峩髦士棣棣蹌蹌聖躬御策㠯蒞巍巍乎崇功顯顯乎德容信帝者之壯業天休之所鍾也于時天地咸和日月光精氣祲不作風塵弭清凡在壇場之位舉目平廣庭莫不君臣和德咸玉色而金聲厥省萬機訪謀老成治詠儒墨紬策公卿昧旦孜孜夕惕乾乾務在諸夏國敘彝倫而折不若懷遠人混六合之風納于仁壽之門刑錯靡試偃伯靡宣然後乃勤功岱嶽升中上玄斯因我皇之大尊思心之所存也埶文類聚十

漢鴻臚陳紀碑埶文類聚作鍾紀誤

君諱紀字元方太丘君之元子也始祖有虞受禪陶唐亦㠯命禹其後嬀滿當周武王時祚土于陳君其世也君生應乾坤之純懿

受嵩嶽之精粹，內苞九德，外兼百行，川深淪于不測，脩智應于無方，弘裕足以容眾，矜嚴足以正己，然後研幾道藪，涉覽文學，凡前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悉該，其善也，亹亹焉其誘人也，是以令聞廣譽，塞于天淵，儀形嬀海，範乎人倫，存乎本傳，故略舉其著于人事者焉，顯考以茂行崇冠先儔，季弟亦以英才知名當世，孝靈之初，並遭黨錮，俱處于家，號曰三君，故得奉常供養，以循子道，親執饋食，朝夕竭歡，及太丘君疾病終亡，喪過乎哀，崩傷嘔血，如此者數焉，服禮既除，戚容彌甚，聞名心瞿，言及隕涕，雖大舜之終慕，曾參之自盡，無以喻也，豫州刺史嘉懿至德，命數百城，圖畫形象，于今遺稱，越在民口，既處隱約，濟躬味道，足不踰閾，乃覃思著書三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設，其所交釋合贊規聖哲，而後建旨明歸焉，今所謂陳子者也，初平之元，禁固蠲除，四府並辟，弓旌交至，雖崇其禮命，莫敢屈用，大將軍何進表選明儒，君為舉首，公車

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還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制亂宇內、州郡幅裂、戎與並戒、君冒犯鋒矢、勸恤民隱、勦之㠯禮、教示之㠯知恥、戒事未朞、士女向方、會刺史敗于黃巾、幽冀二州爭利其士、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為已致死、乃辭而去之、于是故老隨慕、攀轅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行、寓于邳鄉之野、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結婚呂布、斯事成重、必不測救、君諭布不從、遂與成婚、送女在塗、君為國深憂、乃奮策出奇、㠯奪其心、卒使絕好、追女而還、離逖姦謀、使不得成、國用乂安、君之力也、唯帝念功、命作尚書令、會車駕幸許、拜大鴻臚、贊掌九儀、四門穆穆、遂登袞闕、㠯熙帝載、不幸寢疾、年七十有一、建安四年六月卒、惜乎、懷道處否、登庸日寡、使大業不究、元勳靡建、茲海內所為嗟悼、凡百所㠯失望也、天子愍焉、使者弔祭、郡鄉㠯下、臨喪會葬、有子曰羣、追惟蓼莪罔極之恩、乃與邦彥碩

老耆所以計功稱伐銘贊之義、遂樹斯石、用監于後、其辭曰、
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固天縱之、允鍾厥純、命世作則、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己、樂存事親、雖處畎畝、天子屢聞、乃階郎將、陪帝作鄰、平原寇深、遂辭其民、思齊古公、邠土是因、不忘諗國、惠我無垠、復命喉舌、秉國之鈞、爰登卿士、媚茲一人、如何穹蒼、不授遐年、踐厥在位、每懷不申、股肱或虧、朝誰與詢、煢煢小子、號泣于旻、勒銘表德、以示彌新、古文苑又略見藝文類聚四十九

孝女曹娥碑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冑荒沈、爰來適居、盱能撫節案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祭誄之、辭曰、

伊惟孝女、曜曜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陽、待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乍沈乍浮、或泊洲嶼、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還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塡道、雲集路衢、流淚掩涕、驚慟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剋面引鏡、剺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而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亂曰、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丘墓起墳、光于后土、顯照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華落、雕零早分、葩豔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效彷彿、以昭後昆、古文苑

陳羣

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大鴻臚紀子、蜀先主爲豫州牧、辟爲別

縣後舉秀才、除析令、不行、司空曹公辟為西曹掾、除黼贊長平令、父喪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為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建、遷御史中丞、轉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文帝即王位、封昌武亭侯、徙尚書、及受禪、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封潁鄉侯、領中領軍、又為鎮東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代王朗為司空、青龍四年卒、謚曰靖侯、有集五卷、

明帝蒞政上疏

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自喪亂已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

端則眞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魏志陳羣傳

諫諡皇女淑平原公主疏

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嬴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期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于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

命非從其家以盜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 魏志陳羣傳

諫營治宮室疏 青龍三年三月

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 魏志陳羣傳

又疏諫營治宮室 青龍三年三月

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

也後欲遣之謂不可不遣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魏志陳羣傳

諫追封太后父母

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魏志卞后傳

薦管寧

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

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魏志管寧傳注引傅子）

奏請魏王受禪

漢自安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于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歷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閒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羣生注望遐邇怨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爲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魏志武帝紀注引魏略侍中陳羣尚書桓階奏）

奏定歷

歷數難明前代通儒多共紛爭黃初之元以四分歷久遠疏闊大魏受命宜正歷明時韓翊首建黃初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其所校日月行度弦望朔晦校歷三年更相是非舍本即末爭

長短而疑尺丈竟無時而決案三公議皆綜盡典理殊塗同歸欲使效之璿璣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足定合于事宜晉書律歷志中宋書律歷志上

復肉刑議

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于古制至于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魏志陳羣傳

追尊始祖太王為高皇議 太和三年六月

周武追尊太王王季文王皆為王是時周天子㠯王為號追尊即同故謂不㠯卑臨尊也魏㠯皇帝為號令追號皇曾祖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為王乃㠯卑臨尊也故漢祖尊其父為上皇自是㠯後諸侯為帝者皆尊其父為皇也大長秋特進君宜號高皇載主宜㠯金根車可遣大鴻臚持節乘大使車從驃騎奉印綬即鄴廟㠯太牢告祠 通典七十二

諸王國相不應為國王服斬縗議

諸王相國不應為國王服斬縗古今異制損益不同古者諸侯專國子人至漢初患諸王子强暴奪之權食租而已乃選賢能代王居國相王為善否則彈糾國家置王㠯下之吏非陪臣之謂也禮記雖有與諸侯為親服斬者蓋謂異于國臣與有親于王斬耳雖陪臣不親猶不為服豈專帝臣而為藩王服斬未有實不為臣而

名稱臣、若欲假虛名以優王者、欲崇君臣而服糾其罪、名實既借、君臣義乖、遺禮失敘、雖以爲典、近防輔小吏尚不稱臣、況剖符帝臣、而稱臣妾于藩王、若使正名爲王臣、則尚書當稱陪臣、則王正臣不可不服、則不宜還糾王罪、若不稱陪臣、俱言臣者、此爲王與天子同臣也、通典八十八

與諸葛亮書問劉巴消息

劉君子初 蜀志劉巴傳

汝潁人物論

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魏志荀彧傳注引荀氏家傳

田豫

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少事劉先主、去從公孫瓚、守東州令、曹公召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歷弋陽南陽二郡太守、文帝初、遷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明帝時、轉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

尋吕本官督青州諸軍事、齊王時、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徵爲衛尉、屢乞遜位、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卒年八十一、

荅司馬宣王書

年過八十而吕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魏志田豫傳

孫炎

炎字叔然、樂安人、受學鄭康成之門、徵爲祕書監不就、有禮記注三十卷、爾雅注三卷、

荅或問

或問長吏遷在傳舍而死、彼迎吏未至、此二國吏服誰當輕重、孫叔然荅曰、古者諸侯吕國爲家、衛出其君于襄牟、不書出奔、吕未出境也、衛侯奔死鳥傳曰猶在境內、則衛君也、雖出傳舍、固當吕

君服之、彼迎吏依娶女有吉日、夫死斬衰弔、既葬除之、通典九十九

董遇

遇字季直、弘農人、建安初、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後轉冗散、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歷侍中大司農、有周易注十卷、春秋左氏傳章句三十卷、老子訓注二卷、

祖臘議

土行之君、故宜以未祖以丑臘、爲得盛終之節、不可以戌祖辰臘也、初學記四臘十三引魏名臣奏大司農董遇議云云、又見御覽三十三

韓暨

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劉表辟除宜城長、曹公平荆州、辟丞相士曹屬、遷樂陵太守、黃初初、封宜城亭侯、尋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靑龍中、爲太中大夫、景初二年、遜位加司徒、卒謚曰恭、

臨終上疏

生有益于民，死猶不害于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卽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乞不令洛陽士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魏志韓暨傳注引楚國先賢傳

奏外祖母無服

天子降周，爲外祖母無服。通典八十一，太和六年，明帝有外祖母之喪，太常韓暨奏

臨終遺言

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愼勿有增益。魏志韓暨傳注引楚國先賢傳

司馬芝

芝字子華，河南溫人，避亂荊州，曹公以爲菅長，歷濟南主簿，遷廣平令，又遷大理正，歷甘陵沛陽平太守，黃初中，入爲河南尹，

明帝即位、封關內侯、拜大司農、

致竟曹洪乳母等事無澗祠上疏

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敕縣致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魏志司馬芝傳

奏請崇本抑末

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惟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為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于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

然于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熯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爲務，于國計爲便。魏志司馬芝傳

議盜官練事

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魏志司馬芝傳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云云太祖從其議

與羣下教

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

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鬪吏之禍也君劣于上吏禍于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魏志司馬芝傳）

門幹盜簪辭不符下教

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魏志司馬芝傳）

與劉節書

君爲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魏志司馬芝傳）

荅劉緯問

河南尹丞劉緯問曰士孫德祖以樂陵太守被書還陳留已受印綬發遣迎吏雖未至左右已達未入境而亡不知樂陵送故吏當持重乎陳留迎吏當持重乎河南尹司馬芝荅曰德祖見陳留太守故樂陵守耳樂陵吏已爲君服復何疑也（通典九十九）

劉緯難云雖去樂陵其義未絕陳留雖迎其恩未加今使恩未加而服重恩未絕而服輕乎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除之謂樂陵宜三年矣芝答德祖已受帝命君名已定乃欲已成名之君比未成之婦何邪同上

緯又難陳留之吏既未相見而使三年是責非時之恩禮云仕而未有祿違而君薨弗爲之服明服己恩不己名也同上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二十六終